



现代达芬奇 今天与你相约

欧洲文艺复兴期间，出现过集艺术及科学于一身的达芬奇。在德语系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彼得·魏贝尔 (Peter Weibel) (上图)，也是一个“文艺复兴”式的多元全才；他创立了第一个艺术和新传媒、科技交汇的机构。他今天将在新加坡美术馆主讲“艺术、传媒与科技”讲座。

3【缤纷】



花式面包 创意出炉



香港电影之旅

在电影《12夜》中，张柏芝在这条街与陈奕迅分手。记者不久前在香港走过这些曾在电影中出现的场景，游览电影、参与电影，制作了一张香港电影地图。

4【青春】

售 卖法式面包的德利法兰 (Delifrance) 近日推出十余种本地口味软面包，包括(左起) 咖椰面包。澳洲咖啡座 Banjo's 除了澳洲式面包，也打出“哈拉”面包，争取回教徒消费群。

刚开张的“面包物语” (Breadtalk) 除了售卖欧式、日式面包，还有不少创意面包，如配合时局而推出的阿扁面包。

本地花式面包市场竞争激烈，谁能脱颖而出？

6【生活】



因为乳癌

蔡琴

差点订婚

9【影艺】

zbnow, 19.8.2000, China 2000

增减痛苦



李慧玲

港情流露

接到姐姐的电话时，知道大姨过世了。我对着电视播出的午间新闻，跟HY讨论一些香港局势。看完后才问HY今天订得到即日飞回的机票吗，才告诉她大姨逝世了。HY有些不知所措，我竟然可以对着电视半小时后才黯然地告诉她这个消息。她说，不妨试试吧。

在考虑要不要回去奔丧时，脑海里浮现自己在英国时接到三叔过世噩耗的情形。当时是穷学生，而且正在上课，抽不出身搭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家，只能独自在宿舍房间里悲伤。之后每每想起，心里总有一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三叔滴酒不沾得了肝癌，大姨从不抽烟得了肺癌。三叔发现患病时已经很后期，前后三个月就走了。因为这个经验，在知道大姨患病的三年来，总是要经常去探望，离家一年期间，过节或者回去度假也一定要去看看她。其实心理准备已经做足了，每次去看她，就是为了害怕每次会成了最后一次，而每一次有了下一次，害怕逐渐就成为一种习惯，然后你开始以为习惯会一直延续下去，慢慢又失去防御能力。

把心炼得更硬更坚强

及早发现不治之症原本的一个好处，就是让人在一轮又一轮的尝试和挣扎后，把心炼得更硬更坚强，甚至最后看到病人的痛苦，自己会暗想拖下去生比死还痛苦。然而，真正到了失去亲人的时候，突然才意识到一种习惯原来必须改变了。

我还是决定回去送她最后一程。看到她躺在棺木里，想起过去年去看她时，她让我和哥试试表姐煮的羊肉。她当时很在意地问我们表姐的水平。咖喱羊肉原是大姨的拿手好菜，表姐继承她的衣钵。我当时老老实实地说，表姐的水平跟她比还是差了一截，哥则厚道一些，说已经不错了。现在想起来，不知道她那时是否会为了我的话而觉得安慰，还是更加难过。因为她当时只能不断地咳，连说话的声

忙碌得没有时间去阅读。只是我们现在都太忙碌，一生的煎熬都是一部曲曲折折，父母一辈的人，

如果达芬奇活在今天，会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来发挥他的多元才能？

国际当代艺术家彼得·魏贝尔是个“文艺复兴”式的多元全才，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艺术和新传媒、科技交汇的机构，把这三者衔接起来。

他将于今天下午二时在新加坡美术馆玻璃礼堂主讲，本报记者趁他在演讲之前，与他进行访谈。

黄向京专访 李自娟摄影



看看听听

缤纷

MULTIplex

现代达芬奇 用新科技衔接艺术

访多元全才彼得·魏贝尔

欧洲文艺复兴时期，产生过集艺术与科学于一身的多元全才人物，如“怪杰”达芬奇（Leonardo da Vinci, 1452-1519）是大画家，也是数学家、发明家及人体学家。另外还有米开朗基罗等多元艺术家。

国际当代艺术界不容易产生这种人物。在奥地利或德语系国家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彼得·魏贝尔（Peter Weibel），却是个“文艺复兴”式的多元全才——作家、音乐家、理论家（包括艺术与传媒科技）、数学家和讲师，他曾在法国与维也纳修读文学、医药、逻辑、哲学与电影，博士论文是数学逻辑。

这样一位人物，实难定位。

虚拟博物馆 观者参

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和传媒中心（www.zkm.de）属下的网上博物馆（ZKM Online）与网络发展中心，是当今唯一的虚拟博物馆。虚拟博物馆也改变了我们对“博物馆”的概念。

魏贝尔认为，一般博物馆只是展示艺术品，挂上“不准碰触”的招牌，观者只能安静观赏，与展品进行单向沟通。还有，大家休闲时间有限，选择却有很多，博物馆要跟电影院等竞争，抢夺公众的时

他说：“博物馆应该属于大众，而不是少数精英。有了虚拟博物馆，我们可以寻求更好处理大众的方法。大众的组成元素是个体，任一个体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参观，喜欢待多久就多久。另一个挑战是：现代艺术馆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依据，涵盖设计、电影、建筑、雕塑、绘画等，并在同一个空间中提供这些元素。多媒体博物馆包括艺术、科学与传媒各个领域，提供多元文化与功能。何况数据库储存的资料，比起

把心炼得更硬更强

及早发现不治之症原本的一个好处，就是让人在一轮又一轮的尝试和挣扎后，把心炼得更硬更强，甚至最后看到病人的痛苦，自己会暗想她下去生比死还痛苦。然而，真正到了失去亲人的时候，突然才意识到一种习惯原来必须改变了。

我还是决定回去送她最后一程。看到她躺在棺木里，想起过去看她时，她让我和哥试试表姐煮的羊肉。她当时很在意地问我们表姐的水平。咖喱羊肉原是大姨的拿手好菜，表姐继承她的衣钵。我当时老老实实地说，表姐的水平跟她比还是差了一截，哥则厚道一些，说已经不错了。但在想起来，不知道她那时是否会为了我的话而觉得安慰，还是更加难过。因为她当时只能不断地咳，连说话的声音也没有，更不用说给我们做菜了。

坐在她的灵柩前的那三天，我除了为她折那些一点都不环保的冥纸，日夜各烧几炷香，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为了。大姨有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，受教育少，十几岁在父母之命下成婚，一辈子贤慧而努力持家。她劳碌一生，都是为了养育五个子女。到现在子女开始长成，她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，没有了继续活着的理由。有人说，她死后有一群孝顺的子孙为她送殡，真是好命，我不知道好命到底应该怎么定义。享福在一些刻苦的生命当中仿佛是不存在的。这说来有些残忍，也十分不公平，却往往是人所很难改变的。

为子女奉献一生

我跟几个表外甥和侄子坐在一起，很想跟他们说说关于他们的外婆祖母的事。她像很多中国传统妇女一样平凡，为了子女奉献一生。但是她又和很多中国传统妇女一样不平凡，为了子女奉献一生。父母一辈的人，一生的煎熬都是一部部曲折的小说，只是我们现在都太忙碌，忙碌得没有时间去阅读。

中秋节快到了。本来想托回岛国的友人帮我带些月饼回去，当时还盘算着带一盒给大姨。结果我自己回去了，却什么都没有带。送殡后隔天清晨飞回香港，途中，亡故会让自己改变一些习惯。人不在了，连着她痛苦痛苦也免去了。明年过年我们或许会快乐些，或许会失落些。表姐或许还煮咖喱羊肉，或许水平会逐渐超越大姨，但是我想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
忙碌得没有时间去阅读，只是我们现在都太忙碌，一生的煎熬都是一部部曲折的小说，父母一辈的人，

现代还分奇 用新科技衔接艺术

访多元全才彼得·魏贝尔

欧洲文艺复兴时期，产生过集艺术与科学于一身的多元全才人物，如“怪杰”达芬奇(Leonardo da Vinci, 1452-1519)是大画家，也是数学家、发明家及人体学家。另外还有米开朗基罗等多元艺术家。国际当代艺术界不容易产生这种人物。在奥地利或德语系国家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彼得·魏贝尔(Peter Weibel)，却是个“文艺复兴”式的多元全才——作家、音乐家、理论家(包括艺术与传媒科技)、数学家和讲师，他曾在法国与维也纳修读文学、医药、逻辑、哲学与电影，博士论文是数学逻辑。这样一位人物，实难定位。

艺术家的本质多元

现年55岁的魏贝尔受歌德学院之邀首次来新发表演讲，并于昨日在该学院接受本报访问。

为人可亲，侃侃而谈的魏贝尔说，我们对“艺术家”的形象是种“幻觉”，艺术家不只是搞艺术而已。他举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为例说，他们创作与研究领域广泛，包括绘画、数学、物理……因此，艺术家不应只是视角的创造者，也应教导别人如何建立视角。他说，艺术本质是多元的，应当研究如何与传媒、科技衔接、交汇(interface)。

今年5月，魏贝尔在其管理的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和传媒中心(Centre for Arts and Media Karlsruhe, Germany, 简称ZKM)举办的国际研讨会“界面的科学”(Science of Interface)，就是试图从历史、哲学、数学、物理、生物、社会、艺术和技术角度多面讨论“界面”。该会提出：认知系统、综合系统理论与脑学，与电影、电视、传媒等艺术的互相讨论是适宜的，二者互相关联。

在敖德萨(Odessa)出生的魏贝尔，很早就开始接触录像传媒艺术，是奥地利艺术界先锋人物。70年代以来已发表多个表演、录像与电影作品，并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学院教授艺术理论。作品广见于国际各大画廊与展览中心。只要在“雅虎!”(Yahoo!)搜索引擎上键入他的名字，有超过3000项与他有关的资料显现。魏贝尔现任ZKM馆长兼总裁。此中心于1989年创立，是世上第一个艺术和新传媒、科技交汇的机构，涵盖当代艺术、传媒、视觉传媒、声乐、研究与互联网的机构与博物馆，是一站式的研究、发展、收藏与表演中心。

自1997年对外开放以来，该机构已吸引超过25万

虚拟博物馆 观者参与艺术创造过程

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和传媒中心(www.zkm.de)属下的网上博物馆(ZKM Online)与网络发展中心，是当今唯一的虚拟博物馆。虚拟博物馆也改变了我们对博物馆的概念。

魏贝尔认为，一般博物馆只是展示艺术品，挂上“不准碰触”的招牌，观者只能安静观赏，与展品进行单向沟通。还有，大家空闲时间有限，选择却有很多，博物馆要跟电影院等竞争，抢夺公众的时间，因此必须加强吸引力，摆脱保守陈旧的印象，否则处境会更加边缘化。

不过，虚拟博物馆则是通过网页让观者自由浏览虚拟博物馆内的藏品。这些藏品来自超过一个城市、国家，同时，观者也可阅读中央数据资料库的丰富资料，和其他观者平行进行交流沟通，参与艺术创造过程。换言之，虚拟博物馆可以是“聊天室”(chat-rooms)，大家身在虚拟空间中，畅所欲言。

他说：“博物馆应该属于大众，而不是少数精英。有了虚拟博物馆，我们可以寻求更好处理大众的方法。大众的组成元素是个体，任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参观，喜欢待多久就多久。”另一个挑战是：现代艺术馆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依据，涵盖设计、电影、建筑、雕塑、绘画等，并在同一个空间中提供这些元素。多媒体博物馆包括艺术、科学与传媒各个领域，提供多元文化与功能。何况数据库储存的资料，比起实体博物馆的容量大得多。

这并不表示虚拟博物馆会取代现有的实体博物馆，也不会使公众对名画的鉴赏失真。魏贝尔说：“在18岁目睹真作之前，我看到的《蒙娜丽莎》画像都是通过书本。”

作为中心馆长，他透露有5家企业机构承诺5年之内每年赞助100万元给虚拟博物馆。他笑说，在那么多“身分”中，最不“享受”的是当馆长，因馆长必须向政治家索钱发展中心。

人参观，包括我国电影导演邱金海(Eric Khoo)、电影音乐人谢福龙(Philip Cheah)，拉萨尔—新航艺术学院多媒体讲师及从事资讯科技的专才都曾前往考察“取经”。

能没有电视机 不能没有互联网

虽对新传媒、科技理论深有研究，魏贝尔笑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“现代人”。在他的工作时间很长，有4名秘书协助，一般到凌晨两点才结束，回家只是专心睡觉，早上七八点再出门，睡眠时间很少。

十年以来，他的家里没有电视、电话、冰箱，家具也没几张，却到处堆满了书本，连储藏室也遭殃。阅读是在工作与睡觉之间进行。

他说：“不看电视，我发现一点损失都没有，但却不能没有互联网。所有对外联系通过电子邮件。当然，在工作室找到我，你必须把生活拉到最基本元素，才能更好的利用时间。”

自互联网兴起、发展以来，已经渗透、占据人们

的生活时空。魏贝尔说，以前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可高达90%，现在无论多受欢迎的节目都不会超过50%，互联网可说是抢掉了40%的“地盘”。

互联网带来新经济文化模式

随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经济文化模式，从大量生产转向与产品的沟通与消费功能。以全球现金资本来说，以往占80%的农业生产现只剩下2%，超过一半是工业生产，而通讯与服务行业占了40%。

魏贝尔举例企鹅(Penguin)出版社的一个宣传广告：“Be Here Penguin”，卖的不是产品，而是产品的亲和与形象。产品不再是重点，反之，它与消费者沟通的能力才是。产品本身很难被理解，却容易被消费。比如：你会驾车，但是不需理解车子的驾驶动力原理。

19世纪发展以来的大众与通俗文化也有潜在的危机。不被大众认可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市场与全球消费文化中岌岌可危。没有太多读者的书本，出版社不会考虑出版。魏贝尔认为，大众的消费购买力把某些东西的存在合法化，可是，一样东西的价值意义与合不合法，不应由大众或数目来决定。

他说：“经济(市场)就不可能是文化发展的基础。比如说：你不能以信徒之众来证明该宗教是真理。医院的素质不以病人数目来决定。一本书的价值不以销售量来判断。”

不过，他说互联网的产生扭转了这样的情况，因为互联网不是大众传媒，而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

台湾哈日之风劲吹，吹到香港，吹到新马。
8月2日至5日，马来西亚《南洋商报》在副刊封面版推出了一个“哈日风潮系列”，上个星期本地一家娱乐周刊推出了“追风秘笈”，教读者怎样赶哈日潮流。

谈用漫
●汪惠迪

哈日

在“哈日”中，“哈”是个动词。在台湾，除了说“哈日”外，还可以说“哈钱”、“哈女人”，而且可以说“我哈×哈得要死”。沈芸生主编的《世纪流行语大辞典》把这个“哈”解释为“很需要”(旺角出版社，台北，1999年1月，第107页)。这新辞典的“哈口”，整句是“哈嘴

三天,我除了为她折那些一点都不环保的冥纸,日夜烧几炷香,实在也没什么可为的了。大姨有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,受教育少,十几岁在父母之命下成婚,一辈子贤慧而努力持家。她劳碌一生,都是为了养育五个子女。到现在子女开始长成,她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,没有了继续活着的理由。有人说,她死后有一群孝顺的子孙为她送殡,真是好命,我不知道好命到底应该怎么定义。享福在一些刻苦的生命当中仿佛是不存在的。这说来有些残忍,也十分不公平,却往往是人所很难改变的。

为子女奉献一生

我跟几个表外甥和侄子坐在一起,很想跟他们说说关于他们的外婆祖母的事。她像很多中国传统妇女一样平凡,为了子女奉献一生。但是她又和很多中国传统妇女不一样不平凡,为了子女奉献一生。父母一辈的人,一生的煎熬都是一部曲曲折折的小说,只是我们现在都太忙碌,忙碌得没有时间去阅读。

中秋节快到了。本来想托回岛国的友人帮我带些月饼回去,当时还盘算着带一盒给大姨。结果我自己回去了,却什么都没有带。送殡后隔天清晨飞回香港,途中,亡故会让自已改变一些习惯。人不在在了,连看她痛苦的痛苦也免去了。明年过年我们或许会快乐些,或许会失落些。表姐或许还煮咖喱羊肉,或许水平会逐渐超越大姨,但是我想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
演讲;并于昨日在该学院接受本报访问。

为人可亲、侃而谈的魏贝尔说,我们对“艺术家”的形象是“幻觉”,艺术家不只是搞艺术而已。他举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为例说,他们创作与研究领域的广泛,包括绘画、数学、物理……因此,艺术家不应只是视角的创造者,也应教导别人如何建立视角。他说,艺术本质是多元的,应当研究如何与传媒、科技衔接、交汇(interface)。

今年5月,魏贝尔在其管理的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和传媒中心(Centre for Arts and Media Karlsruhe, Germany,简称ZKM)举办的国际研讨会“界面的科学”(Science of Interface),就是试图从历史、哲学、数学、物理、生物、社会、艺术和技术角度多面讨论“界面”。该会提出:认知系统、综合系统理论和脑学,与电影、电视、传媒等艺术的互相讨论是适宜的,二者互相关联。

在放德萨(Odessa)出生的魏贝尔,很早就开始接触录像传媒艺术,是奥地利艺术界先锋人物。70年代以来已发表多个表演、录像与电影作品,并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学院教授艺术理论。作品广见于国际各大画廊与展览中心。只要在“雅虎!(Yahoo!)”搜索引擎上键入他的名字,有超过3000项与他有关的信息显示。

魏贝尔现任ZKM馆长兼总裁。此中心于1989年创立,是世上第一个艺术和新传媒、科技交汇的机构,涵盖当代艺术、传媒、视觉传媒、声乐、研究与互联网的机构与博物馆,是一站式的研究、发展、收藏与表演中心。

自1997年对外开放以来,该机构已吸引超过25万

不创造过程

观者自由浏览虚拟博物馆内的藏品。这些藏品来自超过一个“市、国家”,同时,观者也可阅读中央、资料库的丰富资料,和其他观者平行进行交流沟通,参与艺术创造过程。换言之,虚拟博物馆可以是一个“聊天室”(chat-rooms),大家身在虚拟空间中,畅所欲言。

“天真。魏贝尔说,“在18岁生日之前,我看到的《蒙娜丽莎》画像都是通过书本。”作为中心馆长,他透露有5家企业机构承诺5年之内每年赞助100万元给虚拟博物馆。他笑说,在那么多“身分”中,最“享受”的是当馆长,因馆长必须向政治家筹钱发展中心。

人参观,包括我国电影导演邱金海(Eric Khoo)、电影音乐人谢福龙(Philip Cheah);拉萨尔—新航艺术学院多媒体讲师及从事资讯科技的专才都曾前往考察“取经”。

能没有电视机 不能没有互联网

虽对新传媒、科技理论有研究,魏贝尔笑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“现代人”。在中心的工作时间很长,有4名秘书协助,一般到凌晨两点才结束,回家只是专心睡觉,早上七八点再出门,睡眠时间很少。

十年以来,他的家里没有电视、电话、冰箱,家具也没几张,却到处堆满了书本,连储藏室也遭殃。阅读是在工作与睡觉之间进行。

他说:“不看电视,我发现一点损失都没有,但却不能没有互联网。所有对外联系通过电子邮件。当然,在工作室找得到我。你必须把生活拉到最基本元素,才能更好的利用时间。”

自互联网兴起、发展以来,已经渗透、占据人们

的生活时空。魏贝尔说,以前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可高达90%,现在无论多受欢迎的节目都不会超过50%,互联网可说是抢掉了40%的“地盘”。

互联网带来新经济文化模式

随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经济文化模式,从大量生产转向与产品的沟通与消费功能。以全球现金资本来说,以往占80%的农业生产现只剩下2%,超过一半是工业生产;而通讯与服务行业占了40%。

魏贝尔举例企鹅(Penguin)出版社的一个宣传广告:“Be Here, Penguin”,卖的不是产品,而是产品的亲和力形象。产品不再是重点,反之,它与消费者沟通的能力才是。产品本身很难被理解,却容易被消费。比如:你会驾车,但是不常理解车子的驾驶动力原理。

19世纪发展以来的大众与通俗文化也有潜在的危机。不被大众认可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市场与全球消费文化中岌岌可危。没有太多读者的书本,出版社不会考虑出版。魏贝尔认为,大众的消费购买力把某些东西的存在合法化,可是,一样东西的价值意义与合法,不应当由大众或数目来决定。

他说:“经济(市场)就不可能是文化发展的基础。比如说:你不能以信徒之众来证明该宗教是真理。医院的素质不以病人数目来决定。一本书的价值不以销售量来判断。”

不过,他说互联网的产生扭转了这样的情况,因为互联网不是大众传媒,而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对话。即使只有500名读者的作品,也可在网站生存下来。

魏贝尔与你相约

“艺术、传媒与科技”讲座

由新加坡美术馆和歌德学院主办,“艺术、传媒与科技”讲座今天下午2时在美术馆玻璃礼堂举行。入场免费,欢迎公众前往聆听。请先到先坐。

彼得·魏贝尔是讲座主要发言人,其他发言人包括导演王景生、社会学者郭建文,以及从事互联网和资讯科技的代表。

语用漫谈

·汪惠迪

哈日

“哈”可能是台语(闽南话)近年所产生的变体用法,ha 应读浊去声;大陆和本地闽南话中都没有这种用法。

(2.)2000年新加坡乐坛,哈日风突显。新加坡唱片录影工业协会(SPVA)半年的中文唱片销量排行榜显示,在前20名唱片中,日语唱片占了5张。乐坛的哈日风跟日剧在本地受欢迎不无关系。(《哈日风吹入唱片排行榜》,2000年7月20日副刊封面版)

把“哈日”概括为“崇日”,大致不差。“崇”是“推崇”、“崇尚”的意思,从科技、影视、音乐、文学、漫画、美容、时装到饮食,只要是东洋的,无不趋之若鹜,步步紧跟,说是“崇日”,并不为过。

在“哈日”中,“哈”是个动词。在台湾,除了说“哈日”外,还可以说“哈钱”、“哈女人”,而且可以说“我哈X哈得要死”。沈芸生主编的《世纪流行语大辞典》把这个“哈”解释为“很需要”(旺角出版社,台北,1999年1月,第107页)。这部辞典也收“哈日”,释义是“崇尚日本文化、文物”(第22页)。

据说,香港传媒对“哈日”热潮的报道已经疲软下来。有人预测,在电视圈内,说不定“哈日”会被“哈韩(国)”取而代之。一旦没人“哈日”了,“哈日”一词也就淡出人们的语文生活,消失了。

笔者曾向一位台湾籍的同事请教“哈”的来源。这位同事告诉我,“哈”可能是台语(闽南话)近年所产生的变体用法,ha 应读浊去声;大陆和本地闽南话中都没有这种用法。这样说来,“哈”是台湾闽南话中的特有词语了。

新马华语中有一些特有词语,新马闽南话中也有些特有词语。据说,方言专家正在本地编纂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呢。

(作者电邮:wongwt@zaobao.com)

台湾哈日之风劲吹,吹到香港,吹到新马。

8月2日至5日,马来西亚《南洋商报》在副刊封面版推出了一个“哈日风潮系列”;上个星期,本地一家娱乐周刊推出了“追风秘笈”,教读者怎样赶哈日潮流。

在此之前,5月29日《联合早报》分类广告封面版用《你也来“哈日”!》作大标题,招徕商家刊登“哈日广告”;《早报》副刊(现在)则一篇又一篇地向年轻读者介绍,怎样哈日才哈得更酷、更爽,更有意义,更有深度。

新加坡人的语文生活中又增加了一个新词语。

“哈日”是什么意思呢?一位写“哈日”文章的作者在文末加了个注解:台语“哈”指“很想”,“哈日”就是“崇日”的意思(《早报》2000年7月6日副刊第4版)。

下面举两个《早报》上的用例:

(1)台湾狂热哈日族、追日族众多,也希望多了解日本文化、科技或风土民情,但受到语言文字与软件版本限制,无法了解日本四十多万个网站的内容,也无法以中文或英文关键字搜寻。(《台湾哈日族众多 日本摩西网网站》,2000年6月25日IT版)